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丐 四十三、小雙俠初會童天保

盆子知道乃祖性情剛烈，殺子之仇時刻在念。去年忽然談起殺死父親的仇人業已發現蹤跡，好似隱藏在沿江一帶，正是今日所經兩處地方，關王壩也在其內。童天保素不相識，忽然來請，回憶平日所說本有一點驚疑。一見來人正是方才請客的頭目，祖父並未同回，神情又是那麼慌張，心中一驚，忙道：「二位哥哥，快跟我來！」人便當先往船頭上躡去，沈、姜二人料知有事，姜飛人更機警，順手便將兵器取出，暗藏腰間，跟蹤趕往船頭。

目光到處，遙望來人還未趕到江邊，便先呼喊了兩聲，鎮上茶館裡立有兩人趕出，迎將上去。另一面盆子也縱到了岸上，剛一照面，那三人便將盆子引往樹下無人之處，匆匆談了幾句，同往船上趕來。沈、姜二人見盆子初上去時身邊還帶有兵刃，見面談不幾句，便當先往回飛馳，看不出來人有何惡意。雙方神情偏是那麼慌張，盆子更是面有愁急之容，心方不解。

盆子已和來人先後趕到船上，剛一見面便低聲急呼：「二位哥哥可能同我往見童寨主，再耽擱一半日麼？如真不能前去，將那鎖心輪借我爺爺一用，你們另外坐船起身，至多三日之內我必由孔家灣上岸，往樂鄉關這條路上尋去，送還與你也行。」

沈、姜二人見他詞色惶急，同來三人卻向自己上下打量，正要回答，同來三人已向盆子接口說道：「兄弟你不要急，如今離動手時候還早呢！幾里路的遠近一會就可趕到，何必這樣急法？你先定一定心，這兩位朋友我們還不知他貴姓呢。」

姜飛恐盆於年幼無知，說出真姓，又恐桑老人已先說出，心方為難，沈鴻已向盆子問道：「你不要急，我弟兄二人決無置身事外之理，你還守在船上，我們和這三位兄台先趕了去，路上再行請教如何？」

盆子忙道：「餘頭領不曾明言何事，只表明他家寨主和我爺爺一見如故，成了朋友，並以前輩之禮相待，要我放心。但我方才所說之事必已應驗，如非與仇敵狹路相逢，決不會命我和二位哥哥商量，人不能往也借兵器一用，否則便將這兩片鐵鑿帶去，分明事情緊急，蒙二位哥哥仗義相助，我哪有不去之理？此船無人看守不妨，餘頭領業已帶來兩人幫我看守，事情難料。二位哥哥也許由此上岸，請將包裹也帶了去如何？」

沈、姜二人連聲應諾。

那頭目名叫余龍，人甚謙和，便將同來兩人留下。盆子也匆匆打了一個小包裹，拿上幾十兩銀子和祖孫二人的換洗衣服，帶了兵器隨同起身，並代沈、姜二人向余龍引見，報了洪、裴兩個假姓。姜飛見他年紀雖輕，除初得信息未免慌亂而外，上路之後只管一路急馳，且談且行，人卻安靜下來，盤算更是周到。

共總往返十來里路，又聽主人對乃祖尊若上賓，仍將衣銀打成包裹帶去，未從行兵，先防敗路，以備變出非常不能回船，一同殺出重圍之用。對於自己也是以名為姓，以防不測，小的如此，老的可知。再聽余龍一說，才知雙流星童天保本不與賊一黨，但知自家勢力不敵，也不肯去得罪，做出人不犯我、我不犯人之勢。

各地水旱兩路的盜賊也因此人不是好惹，不與為敵。近年因那方圓三百里內的商民富戶在他保護之下未受群賊騷擾，先不理會，後見到處都受群賊搶劫，原來魚米之鄉都成了一片荒涼景象，地方越來越苦，便顯得他這一帶十分富足。早就虎視眈眈，想要下手；不料對方本領高強，耳目靈通，去年暗中圖謀，連試兩次俱都大敗，加上一層仇恨，自更不肯甘休。

君山水寇吳梟眼大心凶，對這方圓二三百里一片小地方並不十分在意，只覺湘、鄂兩省直到河南、四川的邊境都他勢力控制之下。無論水旱兩路，就非直接同黨，對他也極恭順，一呼即應，不敢絲毫違抗。只此一人和這一小片地方獨樹一幟，孤軍自傲，雖未和他作對，從不與之合流。

先因勢力雖大，許多賊頭均未收復，不願多樹強敵，遷延下來。近年聲勢越發浩大，各路賊黨聞風歸向，童天保還是守著他那小一片地方，毫不理睬，每次派人前往示意，總是遠接高迎，送他多少禮物照數送回。非但本人不曾親往投到，對於來人所說更是假裝糊塗。

去的人因他本領甚高，惟恐一言不合鬧個無趣，進退兩難。主人表面又極謙和有理，話更說得巧妙，拿他無可如何，無一次不是裝著一臉笑容，在對方假意歡送之下失望而歸。最後還派了兩個能手前往遊說，兼帶示威，未等出手，便被主人在不經意之中連本人都未上場便比了下去，只得知難而退。

回去說起，越想越恨。這麼一伙人數不多的小對頭，表面又未露出敵意，親自出馬難免被人譏笑，說是小題大做，如其派人前往，迫令降服，偏又幾次試過，看不出他本人深淺。最奇是他那寨中隨便一個小頭目均似具有一身驚人本領，每次所見各有不同，頭目如此，主人可知，勝了還好，稍一挫敗，便把近年取得的威名喪失許多，因此不敢輕舉妄動。

直到去年，那些吃了大虧的水旱盜賊前往哭訴，這班賊黨雖非嫡系，也算聽他指揮的黨羽，接連吃虧，實在不便坐視。恰巧日前發現桑老人暗助商客和他作對之事，立時借題發揮，派一最得力的能手前往送信，要對方出力幫助截殺。去時斷定對方決不這樣聽話，如其違抗，當場出彩。

去的共是五個同黨，為首一個老賊本領最高，近年才經徒黨引進，名叫鐵掌金鉤尹明仁，本領之高異乎尋常。此人自稱從小好武，從未在江湖上走動，為了年景荒亂，瘟疫流行，全家死亡殆盡，又有仇敵作對，一怒之下才吃這碗綠林飯。先做獨腳強盜，共只兩月，便聽人說吳梟如何仗義疏財，禮賢下士，因此來投，所以江湖上並無名姓。

吳梟何等機警，雖覺那人是個老江湖，所說不實，但已試出實是真心人伙，決無他意，料知遠方來的能手，決非無名之輩，也許連真名真姓都已隱起，表面並不說破，對他十分優禮。因其每次出手從未敗過，但都帶有面具，平日深居簡出，越知其懷有難言之隱，差一點的小事便不要他出去。這次因見自己連談起童天保好幾次，均極憤慨，忽然自告奮勇，選了四個能手一同前往。

還未入境，便遇一人，雙方見面匆匆談了幾句，立將同去四人打發回來，說此行必定成功，童天保決無話說。此人是個相交多年的好朋友，又是童天保的至親，最好由他用軟功勸其降服，不可硬來。吳梟手下深知童天保智勇雙全，人又剛直，不是容易收服的人，他卻這樣自信，還在將信將疑。

誰知尹明仁一到，才說幾句，童天保便自答應，不過樣樣都要依他，並說：「桑老人來路要經過小沙湖一帶，如被吳占魁和別的賊黨追將下來，他必出動，不問對方死活，均不放這條船過去。否則便要相機行事。」

尹明仁因和來接的人有極深淵源，當然答應；並防吳梟多心，賓主三人互一商計，便即趕回報信。

童天保對於此事原非本心，一半出於無奈，一半另有一種原因，將人送走，業已發出緊急號令，派人坐了快船快馬搶前打聽，得知桑老人將沿途難關安然衝過。跟著聞報，小沙湖方面傷亡甚多，吳占魁不戰而退，算計所料不差，越發不願為敵。又傳急令，命幾個得力同黨迎上前去，將桑老人暗中接往寨內，連本寨的人，除卻所派心腹能手，均不使其知道，做得隱秘異常。

在他本意，原因近一年來發現一樁怪事，生了疑心，為想查探底細，借這機會出其不意將桑老人接去，所料如對，自可除此一害，否則也可保全一位隱跡風塵的前輩高人，佈置得十分巧妙。果然賓主雙方見面一談，便證實了平日所料之事。為了老人十分慎重，去時又未帶有合用兵器，只得暗告主人，乘對頭還未警覺以前拖延些時，命人與盆子送信，船上兩少年弟兄如能前往更好，否則也借鎖心輪一用。

為了事情機密，連余龍是寨主的心腹頭目也只奉命而行，不知底細。並說，寨主童天保人最機警，料事如神，近年寨中還出了一件使他痛心之事，如非平日由寨主到嘍囉上下都一條心，親如兄弟，內中一人業已愧悔，幾乎鬧出極大亂子。今日之事多半與此有關，不過未奉寨主明令，有許多話不能明言。

桑老前輩的對頭已被寨主命人穩住，對方平日勾結的十來個同黨有的綁起，有的也被人看守。對頭只知照著吳、尹二人所說迎頭殺，桑老人已被請來寨中尚不知道，非到黃昏前後不會發動，無須這急等語。

三人一聽，彷彿童天保寨中還有一個對頭，勾結同黨，生心內叛，好謀雖早敗露，為了事關重大，對頭本領高強，不敢妄動，隱忍至今。桑老人一去，互一探詢，才知那賊非但心懷奸詐，想要篡位，不是童天保機警智計，能得人心，已為所害，並且還是桑老人的仇敵。

經此一來雙方聯合，同仇敵愾，準備出其不意將那時腋之患除去。

余龍偏又不肯明言是誰，盆子心疑所說是那殺父之仇，否則祖父不會這樣重視，再三探詢姓名，余龍先不肯說，快要走到，忽朝前面崖頂上望了一望，立時面現喜容，低聲悄說：「這廝名叫袁悟，是否真名真姓還不得知。父女二人起初饑寒交迫，病倒在荊門山山洞之中，命已難保。

「也是事情湊巧，童寨主不離山的人，忽因一事，孤身一人趕往荊門山中，尋一老前輩請教。去時為防沿途賊黨看破，並還裝成一個窮漢。因他慷慨仗義，喜交朋友，本領又高，身邊金銀也帶有不少，事完回來，已快出山上船，準備坐一小舟順流而下，便道訪兩友人再趕回來，忽遇大風大雪、投宿在一個獵戶家中。

「得知近來山中出了一群凶狼，傷了好些婦孺，一時仗義，第二日又值天晴，雪地打狼容易查看腳印，便同了去。剛剛趕上這廝父女二人受到十隻凶狼圍困，地上還被用暗器打倒了三隻，因其病中衰弱，只得女的一人動手，狼是越來越多，如非暗器打得准，已早為狼所殺，就這樣人已不支。

「寨主原同那伙獵人分途搜索。去這一面連獵人才只三個，相隔還有丈許，女的剛拼命一刀將當頭撲到的凶狼砍殺，人便力竭倒地，暈死過去，爬不起來。幸而三人到得快，後面群狼俱都餓極。這類野獸又最殘忍，同類只一倒地，立時自相殘殺，搶先啃咬撕吃。

「先死三狼連骨頭都被拆散，還有一狼正打算向人撲去，被寨主縱身一流星打飛老遠，女的才得保住。這時狼群先後趕到了好幾十，人才二個，狼多人少，那兩獵人先還害怕，不敢過去，只打了兩火槍，不是寨主這雙鐵流星和那輕快的身法，連他本人也保不住。

「他正把住洞口，獨敵群狼，轉眼之間打倒了五六隻。乘著凶狼殘殺同類，將女的冒險搶抱進去，又用暗器打倒了三隻。群狼接連傷亡，欺他一人，仍不肯退，反倒厲聲怒嘯，狼來更多。同去十幾個獵人也趕到，他們打狼均有方法，連放了兩排火槍，狼群方始逃竄。跟著山中隱居的那位老前輩也帶人趕到，幾面夾攻之下，竟將狼群一掃而光。寨主一個人便打死了二十五隻。

「這廝父女也被救醒轉來，說得身世處境十分可憐，哀求攜帶出山。寨主為了追狼，離洞較遠，那位老前輩又當他已走，偶出賞雪，無意之中相遇，匆匆談了兩句，各自追殺逃狼，並未回轉。這位老前輩性又孤僻，並不知道洞中還有病人，女的再三哭求，說是山中沒有良醫，非跟出山不可，人又生得十分美貌，寨主心生憐愛，不忍拒絕，始而打算送到前面鎮上延醫服藥，送些銀兩各自上路。

「誰知到了船上，女的原是饑寒交迫，又太疲乏，吃飽之後，換上寨主所買衣服，越發顯得貌美好看；加上救命深恩，萬分感激。老的得到衣食，病雖未好；人也有了精神，千恩萬謝自不必說，再三和寨主說，乃女飛鴻少年喪夫，尚無配偶，今感救命之恩，如不嫌棄，無論為婢為妾均所心願，自己也得跟著養老，實是萬幸。

「說時女的便跪在面前，不肯起來。寨主人雖精明，面軟心熱，先聽對方因人規矩，甘受仇敵侵害，在有一身本領，不敢反抗，逃來山中，幾乎送命，業已無家可歸，本就動了憐惜；又見女的美貌溫柔，樣樣討人歡喜，意思如此至誠，怎麼謝絕？答應她一同回轉她都不肯，非要獻身為妾不可。

「一時疏忽，為色所迷，居然答應，並還為他父女另僱一條較大客船，仗著人少船輕，彼時水路比較尚還好走，竟將這兩個禍胎帶了回來，納為側室。

「老賊自早痊癒，日子一久，這父女二人的本領也都看出，老的本事更高。據寨主私底下說，連寨主本人也未必是他對手。初來兩年，雖覺這父女二人形跡可疑，料定內中必有隱情。因這廝機警能幹，好幾次君山來賊均被這廝化裝頭目，將那些軟硬一齊來、打算示威、逼我們投降的賊黨嚇退回去，樣樣得用。

「寨主非但對他極好，反覺對方受有救命之恩，女的雖是側室，也算翁婿之親，平日照樣喊他岳父，認定是個大幫手，絲毫沒有想到別的，對他真實姓名來歷雖曾懷疑，因向女的探詢兩次，答話含糊，恐他父女多心，早就不再探詢。本來十分尊敬，寨主夫人病死之後女的又扶了正，翁婿之親，這還有什麼說的。

「誰知老賊人面獸心，當初原是仇家追逼，逃往山中病倒，遇救之後來此避難，救命深恩早已忘記，反將寨主當成仇敵看待，暗中想好陰謀毒計，只等時機一到便要下手，寨主先還一點不知，近年忽然覺著老賊推說年老，要人照應，已連用金銀買了兩個美妾，心還不足。

「常時托人物色不算，又推說出門訪友，先帶回幾個少年婦女，乃女飛鴻常為此事和他吵鬧，以及許多可疑形跡，先仍當是恐他父親年老荒淫，傷了身子，沒想到別的。上月夜裡回轉臥室，看出乃妻房中有兩婦女正在互相低聲討論，一個還有哭音，掩住窗外偷聽。

「哭訴的人正是老賊初來第二年所納的兩個美妾，以為失寵吃醋，來向乃妻哭訴，心正好笑，忽聽妻子也在隨同咒罵，說老鬼喪盡天良，萬分對我不起。並說老鬼心毒，表面千萬不可露出對他不滿，否則性命難保。今夜如非我看出你二人心中有氣，同病相憐，將你引來勸說，方才所說的話你只對他稍露口風，也是凶多吉少。

「他強迫我嫁人，又逼我這樣那樣，還要想盡方法氣我，比起你們更是難受，將來我是死是活都難預料，更傷心呢！寨主原因當日有點感冒，未吃夜飯便回後寨，未到以前望見通往臥室的過道之中有兩使女望見他來轉身便走，神態發慌，生了疑心，縱身上前止住，不令張揚，掩將進去，見所有使女一個不在，遙望窗上人影隱現，跟蹤窺探。一聽口氣不對，當時退出，一面警告那兩使女，不許提說前事，夜來準備停當，向女的追問。初意還恐激出變故，總算女的還有良心，居然說出實話。

「原來她乃老賊好友之女，從小收作義女，等到年長，學成本領，又看中她的美貌，改做徒弟，不到半年便被強姦，並將原配暗殺，成了夫妻。因受仇敵追逼，害人又多，病倒山中，眼看要死，遇到救星。初上來時因覺內傷頗重，非有年餘靜養不可，所須藥材既極珍貴，到處都是強仇大敵，還有兩三個最厲害的死對頭，撞上便難活命。

「單入我們的伙還難於看重，看出寨主對於此女十分憐愛，女的也是感恩心盛，立時生出惡念，始而強迫女的作為女兒獻與寨主為妾。雙方事前說好，從此改作真的父女。女的知道老賊好色貪淫，並還答應設法與之納妾，只不再逼她重修舊好，樣樣皆可辦到，他也一口答應。

「誰知狼子野心，病好起來，非但強迫女的借回娘家為由留宿不歸，並還生出毒念，一面用財色二字勾結我們寨中弟兄，一面強迫女的與之合謀，準備時機一到立下毒手，殺死寨主，自立為王。外表卻仍裝得十分忠心，把假事當成真做，立下幾件功勞，收買人心，順便增加他的威信。女的從小便為他的淫威嚇怕，雖因此事味良，夫妻情愛又深，萬分不願，仍是無法抗拒。

「就這樣老賊心仍不足，暗中還要吃醋，逼得女的左右為難，無計可施，良心上更問不過去。扶正之後更是日夜難安。又知老賊厲害，寨中幾個能手倒有一半成了他的死黨。如非寨主能得人心，老賊陰險沉著，不等今日已早發難。真要破臉動手，丈夫恐非其敵，惟恐弄巧成拙，不敢告發。近來老賊要她暗中下毒行刺，女的再三堅拒，說她同謀尚可，親手暗殺救命恩人實在無此勇氣。

「老賊聞言生了疑心，又說了許多恐嚇的話，只敢洩露一字，寨主固是必死，她也必遭慘殺。女的假裝害怕，實則心已恨毒，

如非恐怕丈夫知道此事從此分離，人也丟得太大，也早告發。老賊也因她有顧忌，才會這樣大膽。

「可是女子心情到底難測，天下的事怕逼，近日女的實在心情苦痛，受逼不過，業已拼著一死，準備舉發。聽寨主一問，絲毫不慌，反倒好言勸說，先把厲害說明，再說經過真相，說罷便回到後房拔刀自殺。

「幸而寨主機警穩練，心雖氣憤，表面上聲色不動，見她從容說笑，若無其事，末了並代划策，如何才能除去老賊，以及對方弱點和穴道所在全說出來，然後借口取茶，往後房中走去，料知有異，又恐有心做作，也裝無覺，偷偷掩往一看，女的業已淚流滿面，輕輕將刀拔出，待要自刎。

「本來情愛甚深，又可憐她的身世遭遇，忙縱上前將刀奪下，再三勸解。女的自然受了感動，夫妻商計，索性暫時放任，假裝糊塗；一面暗中召集我們這幾個口穩而又和他同生共死的弟兄密談經過。並說，女的處境實在可憐，不能怪她。如說貞操二字，我娶她時本非處女。

「譬如以前嫁過兩次，一樣收容，不會拒絕；何況她又自殺兩次，均非常人所能想到，決非有心做作。就算做作，因她一人悔過，舉發惡賊陰謀，所想計策更極穩妥。我弟兄雖是沒本錢的買賣，但與別的綠林中人不同，輕不打家劫舍，偶然發動一兩次，也是對方為惡太甚，劫富濟貧，弟兄再分上幾個。近年山中開了許多田產，除卻向富戶們取些不義之財而外，已和安善良民差不許多。

「大家好容易安居樂業下來，如今外賊勢力越大，再有這麼一個心腹之患，稍微應付失宜，豈不同受其害？好在他那最得力的同黨內應業已變成他的對頭，早晚均可下手，不必忙此一時。我當初原是弟兄十人建下這片基業，近十年來人數雖是越來越多，也都同心同德，並無二意。

「我想，老賊陰謀勾引的十人均是一時失足，受了脅迫，決非出於本心。此時下手難免玉石俱焚，失卻當初義氣，同室操戈使人笑話。再將你們這些忠義弟兄為了殺賊傷亡幾個更是痛心，因此事情必須慎重仔細，非但不宜妄動，連風聲也洩漏不得，能夠乘機與老賊接近，為將來除他之計，固是絕妙，否則也要保持常態才好。

「大家商量停當，不滿一月，君山那面便派尹賊前來。老賊認定本寨人和財產均他囊中之物，時機一至手到取來。因想得手之後仍走寨主的老路，一面率眾開荒種地，採取山產，作為根本生活之用；一面去向那些富戶索取常例，將這一片地方的元氣保全，來養活自己，也不出去真個搶劫；表面卻由趙飛鴻為首，做女寨主，暗中由他佈置，以免出外搶劫風聲鬧大，引來仇敵。

「只對君山吳家叔姪是個難題，與之勾結便要聽他號令，將來仍難免於顯露形跡。不與勾結又成對頭。雖在遲疑不定，可是對於外賊，無論何事仍和以前一樣。我們耳目甚多，一經得到君山派人前來的信息，老賊立時迎上前去。他近來對於寨主本有一點疑心，又因趙飛鴻裝病臥床，不再與之通姦已有一月，更加忌恨。

「幾次借看女兒為由，乘人不在，暗中恫嚇，他那幾件毒藥暗器也都隨時帶在身上。本意借此試探，不料寨主早知他的底細用意，非但當時答應，並和以前一樣，樣樣聽他主持，暗中派去的人也都由他挑選，自己弟兄一個都未派去。經此一來，老賊反倒去了疑心，自帶幾個同黨，連明帶暗搶先迎上。

「老賊真個凶狡。去時本就打算借此去向吳賊賣好，已向寨主商定應付方法，雖為他自己將來陰謀成功以後的打算，大體上還是幫著我們一面。誰知見人之後，來的那個老賊竟是他以前的死黨，當然樣樣點頭，賓主盡歡而去。寨主夫婦看出不妙，知道老賊已與君山對頭勾結，事出意料，再不下手將他除去，不久必有變故。

「來的那個老賊也是改名易姓，不是本來面目，本領甚高，並非易與。同時想起前年無意之中談到桑老人船上兩片大鐵槳大是可疑，斷定是位隱名異人，不是專靠兒子情面往來江湖的船家，曾令弟兄們化裝查訪。雖未探明真相，但這條船連那祖孫二人決非尋常，要他出去查訪。

「老賊近年越發狂做自大，表面見人只管一臉詭笑，顯得那麼謙和誠懇，實則又是陰險，又是狂做。平日談論，任是多麼成名人物全有批評，不是對方不濟，便有缺點，表面不說逞能的話，處處表示比誰都強，永沒聽他說人一個好字。這日一聽談到老人祖孫，面色好似驟然之間變了一下，底下也無回答，隨即岔開。

「寨主人最精細，業已看出有異。後來發現他的行為不正，許多可疑，故意又提了幾次，他從未說過此老不行，不是借話支吾，便勸寨主說我們最好守住自己基業，於願已足，不要無故生事，像這樣人決不肯與我們合流，何苦多生枝節，寨主也就不再談起。今日因覺事情緊急，趙飛鴻又在催逼，再不下手必留大害，女的並還自告奮勇，準備今夜拼受老賊污辱，與之同歸於盡。

「如不能將他除去，決不再想做。寨主才發了急，這才將計就計，將桑老人請去。老賊也為飛鴻假裝病好，陪他在所居後寨打紙牌，將其穩住。所有同黨也被寨主分別制住，準備以前所料如對，向桑老人問明此賊來歷，一同下手，將其除去，再妙沒有。否則黃昏前後借著請客為名，也必與之一拼。

「事情早已定局。不過因聽此賊口氣，與桑老人多少必有關聯，認定是他對頭，再聽說昨夜你祖孫二人還有幾個幫手只憑一條孤船，衝破沿江十來處難關，連小沙湖的截江鎖和那許多的水寇都攔他不住，全被打了一個落花流水，這條船卻連船板也未毀壞一片，實是從未所聞的奇事。

「像這樣老輩英雄，船上不用伙計，當此荒亂年間，共只祖孫二人衝冒風濤為險，往來江湖，有時並在夜間行走，不怕水賊侵害，船上又不載什客貨，決非專為謀生，其中必有深意，也許所尋訪的便是這個老賊，仇恨定必深到極點。仰慕心切，又恐老賊已死，對方不知，還在到處苦尋，多此得力幫手自更容易得多。

「本心還想連昨夜水中應敵的幾位英雄一同請去，到了船上，見只兩位少年船客睡得正香，桑老前輩不令驚動。因見年輕，這一位裴小英雄還未成年，寨主立等把人請去，一時疏忽，有眼不識泰山，幾乎誤事。

「後聽桑老前輩命我與桑老弟送信，令將二位請去，或借兵器一用，才知先前粗心大意，有眼無珠，忘了昨夜那幾位水底英雄都是一身魚皮水靠，頭上有一皮套，無人看出面目，怎知不是這兩位少年英雄？桑老弟又大性急，不容請教，一路問個不停，不知昨夜水中一戰可有這二位在內嗎？」

盆子方答：「我這二位哥哥本領雖高，昨夜船上的賊，連四面打來的暗器均被打退，人卻不曾下水，那是另外老少兩位隱名前輩和一位女英雄，她卻不怕人知，名叫南宮李。」

余龍剛失聲驚呼：「水上飛仙女白龍南宮李也是你們的好友嗎？」

忽見山口內奔來幾個壯漢，見面笑說：「老賊還在後寨賭葉子，他那五六個美貌姬妾俱都圍繞身旁，內中一個老賊最寵愛的，說起今天是她生日，故意撒嬌，要老賊在後寨玩上一天。老賊酒色荒淫不算，又最愛賭。這一個原是良家少女，被他瞞了寨主搶來，強迫為妾，心中悲憤，常發脾氣，老賊對她反更寵愛。

「不知這五個姬妾倒有三個經夫人探明心事，成了一氣；另外兩個又和夫人最好，再一湊趣，故意輸些銀子與他，老賊心貪好勝，好賭如命，此時身邊都是年輕婦女包圍，最心愛的寵妾又難得這麼高興，越發興高采烈，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們恐餘頭領擔心事，已將先約定的暗號信旗升起，你們看到沒有？」

余龍笑答：「不是見到信號，這三位少年英雄再三向我探詢寨中之事，途中稍微耽擱，走得慢了一些，已早到了。寨主和桑老前輩現在何處？老賊知道今日請客沒有？」

來人答道：「老賊原勸寨主，君山情面雖要敷衍，冤家也不可結，這姓桑的如非沿途這班人的對手，用不著我們上前便可除去。否則我們也攔他不住，能夠設法暗算最好，千萬不可明敵，還是虛張聲勢，派上幾個能手迎上前去，相機而行，穩妥得多。寨主滿口答應。

「派去的人還有兩個，是他同黨，中途再派人追上，冷不防將這兩個反叛擒住，放入牢內，等到事完發落。今日如難成功，便說這兩人已因貪功為敵所殺，叫他去尋桑老人報仇，以便察看他的詞色。要到黃昏方始推說有遠客來訪，請出作陪，此時還被蒙在鼓裡。」

「桑老人對這位小弟兄雖極謙虛，對這兩位少年英雄卻說得十分重要，無論人和兵器，只有一樣請到，穩佔上風。如今都來，那還有什說的！老賊最厲害的是那雙手暗器，彷彿一個有毒的刺猥，沾都沾它不得。方才後面又傳出信息，說老賊不知為了何事生疑，竟將他自從到此多少年來從未使人見過的一件兵器暗藏胸前。」

「先被夫人看破，還在憂慮，後聽那寵妾暗中偷說，老賊自從上月起始便將這件平日拆散隱藏、連寨主均未見過的兵器暗藏胸前。一面護在他那要穴，並備不時之用，並向身邊姬妾大發狂言，說他銅筋鐵骨，除五官外，只有胸前致命之處，人又機警，便是有人乘他睡夢之中行刺也是送死。」

「如在醒時，任你多大本領更是休想近他的身，並非當日佩帶，才稍放心。夫人深知這件兵器的厲害，知道老賊多疑，防人行刺，令人密告寨主和來客，千萬留意這件東西，並告以出手方法，最好能在雙方破臉取出以前，將他左手用鐵流星等重兵器打傷，才可成功。」

「老賊兩條鐵膀要害之處並有軟鋼製成的軟甲，尋常兵器傷他不了等語。寨主那麼穩練的人聞言好似吃了一驚。桑老前輩早就料到，並說，還有一賊比他還要厲害。雙方低聲說了兩句，寨主方現笑容，命我們急速迎來，無論如何也將洪、裴二位英雄請去！」

姜飛先恐桑老人所說姓名與盆子不符，主人又是這樣以禮相待，不應該說假話，便是下山時節，大師兄也曾說我二人在江湖上沒有名姓，索性真的出面也不妨事，只中途發生枝節，一經出手得勝，難免傳揚出去。

急切間還未想好主意，盆子已先開口：「正想見了主人如何應付？」

聽來人口氣，分明祖孫二人業有打算，連那開看包裹兵器均與此事有關，心更放定。內中兩人自一見面略微招待，便往回路趕去。因已到達，並無事故發生，山口離開大寨只得裡許來路，自身是客，虛實不知，為防萬一老賊還有同黨，被其看破。盆子也早心定，大家都把腳步放慢，往前走。

相隔還有三分之一的路程，主人業已親自帶了幾個頭目迎將上來。賓主禮見之後，主人一面笑說：「為防萬一有什變故，桑老前輩兵器又不稱手，勉強尋到一件多年未用的鐵令牌，和臨時用兵器拼湊成的護身盾，加上我這一對鐵流星相助，暗中準備。」

「老人家雖聽說是老賊家雖住在後寨側面，當地在一高崖之後，地勢險僻，離我正面後寨都有一里多路，前寨更被那片峭壁擋住，休想看出一點形跡。再說也無形跡可以看出，沿途又都有我弟兄隱伏守望，動靜皆知。加以老賊雖凶，今日已成孤立，平日勾結的同黨均被我們看守起來，有兩個最凶的還被關入牢內，身邊只有一群婦女和一些早被我們勸說過來的小弟兄，還有兩個陪他賭錢的內線，內人更把他恨如切骨，無論如何決不至於被他警覺。」

「萬一有事，他那裡稍有變故，人還未到，我已得到警號，任他本領多高，我們這許多人，加上桑老前輩，對付他一個也無不勝之理！他老人家偏說此賊陰險狡詐，無與倫比，彷彿一條長滿毒刺的大蛇蠍，性更凶毒，手黑已極，自恃一身本領和那一件獨門兵器、十五枝毒弩、四十五枝毒釘，常人決非其敵，他就明知陰謀敗露，臨去以前也必先拼一下，殺死多人方始逃走。」

「另一同黨和他一樣凶狡，為了酒色上面沒有十分虧損，內功比他更強。君山派來的老賊尹明仁，與隱名人三字聲音相同，二賊那麼投機，定是他那死黨戴彰無疑。否則，這高本領的惡賊，人又如此淫凶，江湖上不會沒有姓名，他們迎進送出離開本寨均遠，有人在旁也是他的同黨，焉知沒有勾結？事未成功以前十分可慮。老賊那樣機警，萬一警覺，趕來行兇，就我能夠勉強抵敵，這類惡賊誰都憤恨，大家定必動手，這些弟兄被他殺傷幾個豈不可惜而又冤枉。」

「再三要我傳令警告，萬一老賊衝來，不可輕敵。我看出老人家雖能穩佔上風，仍有顧忌，既恐老賊滑脫，又防我們弟兄受傷，口裡不說，盼望鎖心輪之念甚切。正覺老年人真個老成持重，樣樣想得周到，果然三位一來他便滿面喜容，這一來更叫我們放心，決不致有人受傷了！」

三人聞言大喜，又見主人那麼成名多年的英雄，對人如此謙和，親自迎出，連盆子也是兄弟相稱，對於沈、姜二人更是尊重，快進寨門時還悄悄密語：「二兄姓名來歷已聽桑老前輩暗中告知，令師席老前輩也有一面之緣，還曾受過他的指教，算起來並非外人。不過二兄下山不久，初涉江湖，前途之事必關重要，為防萬一洩露，生出枝節，早就代你想好，以名為姓，此事只我一人知道，對眾弟兄均未說起，當人我仍稱呼二兄大名如何？」

沈、姜二人剛剛謝諾，隱聞遠遠傳來一聲怪笑和呼哨之聲，童天保面容立變，怒喝：「果不出我所料，老賊真個大膽，居然尋來，諸位快將信號旗花升起，照計而行。三位兄弟快取兵刃，隨我殺這老賊！」

沈、姜、盆子三人已聽出內裡有桑老人怒吼之聲，當時急急交加，各自伸手取出身邊兵器，隨同主人往裡縱去。搶過一層院落，便縱上大寨廣堂前面的房頂，賓主雙方身法均快，剛要越過屋脊，便聽主人低喝：「三位兄弟請分兩面，我由甬道去取兵刃，我這對鐵流星又沉又大，不便帶出迎客，真個費事。」

自言自語還未說完，人早往側面甬道縱落。

同時外面已有三聲號炮放過，卻未聽有喊殺之聲，還是那麼靜悄悄的，百忙中瞥見來路下面凡是高處均有人影現出，各持弓矢暗器，兵刃大都插在肩上。為首一人將手中紅旗一揚，人便隱藏起來，一閃不見。料知老賊厲害，主人早有安排，不令與之明鬥，只在沿途埋伏，用暗器亂箭朝那經過之處圍攻，再往屋脊前面探頭一看，目光到處，下面廣院中已倒著兩個壯漢。

桑老人手持一件長約兩尺、寬約尺許、形似骨牌、下有尺許短柄的鐵牌，左手一件由幾種鐵器紮成形如盾牌之物，正和一個瘦而駝背的老賊喝罵對打，四外本有十多個壯士剛將那兩個受傷的搶走，桑老人還在厲聲呼喝，不令眾人上前。

老賊只一乘機搶往側面，老人定必喝令：「眾人速退，留神暗器！」一面搶前攔阻動手。眾人也似知道厲害，只管怒吼喝罵，抽空用暗器朝賊亂打，均未上前，暗器也均不曾打中。老賊右手拿著一件奇怪的暗器，手臂上面還綁有兩個弩筒，稍一伸縮便有兩三枝長寸許的毒弩、毒釘朝人打中；左手拿著一件奇怪兵器，竟和鎖心輪大同小異，上面好似還附著兩個鉤鉗。

老賊本領甚高，舞動起來上下翻飛，週身都被黑光裹住。桑老人守多攻少，只管急急交加，鬚髮皆張，一雙精光閃閃的老眼全神注定敵人，不看準來勢決不進攻。老賊也似知道遇見勁敵，暗器已不輕發，口中咒罵不已。

盆子已自憤怒，待要開口，忽聽沈鴻低喝：「盆弟，你那兵器不行，快些隨我一起。」側顧姜飛人忽不見。